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摆脱贫困“挪穷窝”，兜底编织“保障网”

新疆在南部深度贫困地区实施一系列惠民措施，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买合肉甫·木拉吧一家过了一个忙碌而温暖的冬天。家里的暖气片热得烫手，抛在旧日的生铁炉子已然成为曾经贫困生活的记忆。

在中央和援疆省市等多方力量支持下，新疆在南部深度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扶持、劳动力转移就业、教育医疗综合保障等一系列惠民措施，越来越多像买合肉甫·木拉吧一样的人正摆脱贫困，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摆脱贫困“挪穷窝”

买合肉甫·木拉吧和热娜古丽·喀尔曼这对“80后”夫妻，过去一直生活在有着“万山之州”之称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里山地面积超过95%，属于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

“每年5月至7月，山里洪水、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经常发生，房屋被淹、地被冲毁。”买合肉甫·木拉吧说。

2018年7月，在当地政府组织下，买合肉甫·木拉吧一家走出昆仑山，搬迁至94公里外的喀什地区泽普县桐安乡。

80平方米的新房、300平方米的庭院、40平方米的暖圈，还有配套齐全的活动中心、卫生院、小学、幼儿园，相较于山里旧村的破败景象，这里有自来水，用上了电，交通便利。

“最方便的还是有了卫生间，过去在山上用旱厕，满地苍蝇的景象再也没有了，有了自来水也不用再

去河里取水了。”热娜古丽·喀尔曼说。

在这个五口之家，变化最大的还要属他们的3个孩子，新学校新设施让他们的学习、住宿环境都大大改善。

“孩子们走出大山，接触的人多了，视野宽了，除了讨论学习，如今各自都有了理想，有要当兵的，有要当医生的，这是我在过去从来没听他们说过的。”热娜古丽·喀尔曼感慨道。

在家门口，夫妻俩开了一间五金卫浴建材铺，有了稳定的收入，也有了摆脱贫困的动力和对家庭未来发展的规划。“现在每天都有进账，多存点钱，以后孩子们上大学用得着。”买合肉甫·木拉吧说。

面对“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状况，新疆采取易地扶贫搬迁措施，为16万贫困农牧民“挪穷窝”，帮助他们走出高原深山和沙漠腹地，迁到绿洲、平原，逐步解决贫困问题。

兜底编织“保障网”

2018年10月，28岁的如则尼亚孜·依米尔阿则作为就业脱贫的先进代表去了天津，这是她第一次走出新疆。

如则尼亚孜·依米尔阿则生活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策勒县固拉哈玛镇幸福村，这里人均耕地不足两亩。她独自抚养着3个孩子，除了一

亩玉米地，家里的收入来源都靠打零工。

2018年年初，天津对口援疆的扶贫企业在幸福村建设了年供种能力1.8万只的核心种羊场。企业在当地招工，村干部首先推荐了村里的贫困户。

“孩子们有低保作为生活保障，我在村子附近的一家养殖企业当饲养员，每月有2000元的收入。”如则尼亚孜·依米尔阿则说，低保成为家庭重要的生活保障来源之一。

和如则尼亚孜·依米尔阿则的3个孩子一样，新疆130万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四类”困难群众（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全部实名纳入了农村低保保障范围，为特殊困难群众编织一道民生“保障网”。

新疆通过实行持续深入的“兜底”政策，不断加大项目资金筹措力度，推进兜底保障项目建设，扩大社会服务供给，增强兜底保障能力，进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产业扶持“置新业”

沙棘常被用于防风固沙，即便位于帕米尔高原的阿合奇县自然环境适宜大面积种植，且果实加工饮品很受市场欢迎，过去当地却并未把这种“不起眼”的植物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

“过去因为缺乏资金，村民害怕承担种植风险，

不愿意主动参与或自主承包种植。”华能新疆能源有限公司驻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别迭里村工作队队长何毅说。

为了调动村民积极性，工作队牵头示范，看到种沙棘亩收益颇丰，村民纷纷在农闲间隙加入沙棘林种植队伍。

“仅通过挖树坑、栽树苗全村实现收入67万余元，平均增加家庭收入2000元。”何毅说，沙棘种植、采摘为全村农牧民带来100万元以上的经济收入。

2018年，阿合奇县有1.4万亩沙棘挂果，其中9000亩以每户10亩分配给贫困户，沙棘林地所有权归集体，贫困户享有沙棘鲜果采摘出售收益权，仅采摘一项贫困户每年可增收2500元，其余沙棘地收益则被纳入村集体经济收入。

目前，当地沙棘产业已建立“公司+贫困户+集体”的生产模式，初步形成了供、产、销产业链，产品热销。“不起眼”的沙棘成为脱贫“金豆豆”。

随着基础条件薄弱、渠道资源不足等短板被补齐，新疆探索出产业发展新机遇、产业转型新路，激发了脱贫积极性，产业发展的持续性也得到保障。

2018年，中央对新疆的扶贫资金突破百亿。新疆全年落实扶贫资金334亿元，53.7万贫困人口脱贫，513个贫困村退出，3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由2017年底的11.57%下降至2018年底的6.51%。

(记者关俏俏)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精准脱贫攻坚战

进行时

特约刊登 碧桂园集团



扫描二维码关注“碧桂园”微信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号



庭院经济 助农增收

3月1日，河北省巨鹿县柳洼村村民在家中织布。

近年来，河北省巨鹿县把家庭手工业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思路，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带动2000余户村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3年多来易地扶贫搬迁132万人

贵州着力解决山区群众“搬出来后怎么办”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李平)为解决山区群众“搬出来后怎么办”问题，贵州将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强化培训和就业服务、提升文化服务、加强社区治理及基层党建等5方面，着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

根据日前出台的《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意见》，贵州将在保持搬迁户原有土地承包权、林地承包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其他惠农政策不变的情况下，积极引导搬迁群众落户安置，让搬迁群众均等享受城

镇发展机会和基本公共服务。

在促进就业方面，贵州将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为培训重点，实行搬迁劳动力全员培训；统筹开发保洁、治安协管、护河护路、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看护等公益性岗位，确保有劳动力家庭实现一人以上稳定就业；同时，因地制宜加强搬迁户耕地、林地、宅基地的开发利用，拓宽搬迁群众增收渠道，增强其发展后劲。

此外，贵州还将在各安置区合理设置基本管

理单元、配齐配强干部队伍、健全社区居民自治机制、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建立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体系等，全面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015年12月，贵州启动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对188万“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山区群众实施易地搬迁，其中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0万。截至2019年2月10日，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已入住132万人，剩余的56万人预计在今年6月底全部搬迁入住。

扶贫超市让“山货”变“尖货”

新华社西安电(梁爱平、王泽昊、苏敏哲)家住陕西省西安市小寨西路的张丽最近经常光顾一家超市。与其他超市不同的是，这家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大多出自贫困户，而发起创办这家超市的是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的驻村第一书记们。

这家“平利县第一书记扶贫超市”占地约50平方米，货架上整齐摆满了各种特色农产品，旁边还印着第一书记们介绍所驻村产品的海报，平利县八仙镇的土豆，三合村的香菇，还有腊肉、绞股蓝、蜂蜜等农副产品，有的农产品旁边还放置了专业机构的检验报告。“绿色无污染，吃起来放心，也能为贫困户做点小贡献。”买了两袋包谷花的张丽说。

超市负责人卢从琴告诉记者，“平利县第一书记扶贫超市”创办于2018年12月，由平利县贫困村帮扶单位之一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议，平利县西河镇三合村作为全县试点发起创办，开业仅一个多月销售额就达到了40余万元。

平利县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交通欠发达致使当地农副产品很难走出大山。

为了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三合村的驻村干部结合村里产业合作社发展实际，提

出了创办扶贫超市的想法，即将合作社和农户生产的农产品集中收购进超市，再通过超市渠道将其销售至市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靠各单位采购消化农产品只是一时之计，以市场倒逼合作社适应经济发展，创办扶贫超市是更好的对接市场的办法。”西安交大一附院驻三合村第一书记陈晨说。

在县府、村集体和西安交大一附院的共同努力下，三合村成立了三合高皇山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来运营扶贫超市，决定由村集体出资占股20%，其余资金由村上的党员干部带头入股，主动承担风险。

扶贫超市的成立不仅多了一条将“山货”送进城市的通道，更让村民看到了未来发展“钱”景。看到各类农产品被一车车地运往省城，不少村民纷纷赶来三合村或是打探市场行情，或是把自家农货拿来卖。三合村村民胡广和去年在自己承包地上种了3000袋香菇，通过食用菌合作社及扶贫超市的整合销售，除去成本实现增收近2万元。

陈晨告诉记者，未来还会在西安、安康等城市增开5至10个扶贫超市，进一步完善供货机制，形成完备的“实体店+电商+合作社+贫困户”产供销一体化运营模式，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帮助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

特色民宿让村民速摘“穷帽”

据新华社兰州电(记者成欣、屠国玺)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洮河流域大峡谷起伏的山影中，几座建在木耳镇博峪村的土黄色、藏红色和蓝色为主的苦子房格外引人注目。马冬梅家的民宿就是其中之一。

走进家中，炉子上正煮着一锅牛肉粥，旁边放着一壶刚烧开的牛奶。一旁的储物柜上，放着酥油、牦牛肉和干果。这些都是她新年开张后招待客人的食材。“每天能接待七八桌客人，很多都是回头客。”

自2017年10月营业以来，马冬梅的民宿经常“供不应求”，2018年一年营业额超过50万元。“旺季的时候游客吃饭都要排队。”于是，她请同乡的两个贫困户来家里长期帮忙，不论旺季或淡季，工资都如数发放。

“这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马冬梅所在的博峪村是一个半农半牧的乡村。几年前，让这里远近闻名的是贫穷。博峪村景色虽美，地理位置却相对封闭、交通不便，出产的牛羊肉质优良，但销售渠道不广，群众收入增长缓慢。

很长时间内，马冬梅一家挤在一间盖了40多年的小木屋里。为了生活，夫妻俩不得不去内蒙古打

工，在一个建筑工地起早贪黑干活。“两个人辛苦一年只有2万元的收入。这些年自己遭受的辛酸和挫折数不清。”

博峪村的大转机出现在2016年。博峪村风光秀丽，民风淳朴，民俗风情浓厚。前些年，不时有驴友前来探访。

2016年，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建设生态文明小康村，对全村136户民房进行了风貌改造。听到这个消息，马冬梅心里寻思，自己有做饭的手艺，何不回家开个民宿。

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支持，马冬梅家里的木房得以翻新，建成了具有特色风情的苦子房，成为村里旅游发展的排头兵。博峪村的旅游尚在起步阶段，但民宿还是给马冬梅的生活带来改观，“开饭店把我两个孩子的生活费赚出来了。”

目前，博峪村已有18户办起了特色民宿，年均收入9万元。以特色民宿为主的乡村旅游服务业已成为该村的主导产业。木耳镇副镇长宁琪介绍，村里还将依托附近的大峪沟4A级景区等资源的优势，新建苦子房，进一步发展旅游。更多人将会和马冬梅一样快速告别穷日子。

村里来了『大师服务队』

“老林啊，你这片茶园种得太密了，要改三垄为二垄，茶叶能自由呼吸，才能长得好啊。”眼下正是冬春茶园管理的关键时节，茶师李金登又带着他的服务团队来到龙地村，面对面指导村里的茶农们作业。

这一次，李金登下了“重手”。他让林荣芳、林目等茶农把茶园里三分之一的茶树都挖掉。“茶农们一心想着增加产量，把能种的地方都种上茶树。但其实植株过密，茶叶的质量不好，卖不上好价。”李金登说。

福建安溪是我国著名茶乡，当地80%的人口从事跟茶叶有关的行业。种茶，也成为当地百姓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抓手。

2017年年底，安溪1.9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不易，巩固更难。为了帮助脱贫户彻底巩固脱贫成效，从2018年开始，安溪将县里评选的4位“安溪铁观音大师”和15位“安溪铁观音名匠”组建成为“大师服务队”，和脱贫户、脱贫村结对子。

龙地村原是省级贫困村，村里的茶农们虽然常年种茶，但以前一斤毛茶只能卖10多元，辛苦一年收益却不高。“大师服务队”对村里的茶农们进行一轮面对面指导帮扶后，现在茶农们的茶叶每斤能卖到五六百元，有的还卖到100多元。

脱贫户林荣芳说，“大师服务队”指导技术、收购茶叶，不仅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更是开拓了自己种茶的思路。“听了大师服务队的讲解，感觉种了一辈子茶，都没摸到里面的门道。”林荣芳说，2018年自己种茶的收入达到了7万元，致富的干劲一下子就出来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大师服务队”走村到户、结对帮扶，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安溪精准扶贫领域的一张新名片。

“利用制茶大师们的技术特长和市场优势，把安溪茶产业二次腾飞与脱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能够形成示范带动效应，产生1+1>2的叠加效果。”安溪县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将继续扩大“大师服务队”的示范效应，让全县脱贫户走上稳定可持续的脱贫致富路。

(记者邵晓安)新华社福州电

